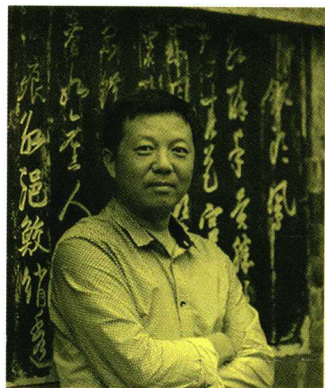




火烧

HUO SHAO

柏祥伟◎著

好小说应该写出具有中国气象、中国元素的故事，写生养我们的土地和人民。



火烧

HUO SHAO

柏祥伟◎著

好小说应该写出具有中国气象、中国元素的故事。写生养我们的土地和人民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火烧 / 柏祥伟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5.9
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: 恰同学芳华)

ISBN 978 - 7 - 5468 - 1007 - 2

I. ①火… II. ①柏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31228 号

火 烧
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: 恰同学芳华)

柏祥伟著

责任编辑:刘仕杰

封面设计:君阅书装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(730030)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邮箱:dunhuangwenyi1958@163.com

本社博客(新浪):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lujiangsenlin>

本社微博(新浪):<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>

0931 - 8773084(编辑部) 0931 - 8773235(发行部)

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

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~3 000

ISBN 978 - 7 - 5468 - 1007 - 2

定价: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并许可使用。

未经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生命在鲁院

李一鸣

鲁院，一个神奇的所在。一个小院，隐在十里堡；一座小楼，藏于芍药居。居于大都市，却没有豪华，缺乏轩敞。但在多少作家心里，她却是殿堂般神圣，故乡般温暖。为她而来，跋涉千里；从此而去，频频回眸。一根肠子拴牢思念与向往。时间万水，空间千山，更使她成为记忆虚化、情感美化、想象幻化中的心灵憩园。鲁院，意味着单纯、纯粹、青春、美好，意味着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、文学栖居的远方。从与她结缘那天起，“鲁院”便凝为一个永不消逝的“情结”。回望，相忆，引颈，怅惘，成为离去学员定格的精神形象。

在鲁院，他们经历着思想性引领，底蕴性打造，研究性学习，创新性研讨；他们坚守着明净的价值自觉，明晰的精神秉持，滚烫的心灵追求，深沉的文学担当；他们发愤着，孜孜不倦、兀兀穷年地阅读，沉浸浓郁、含英咀华的涵泳，博考经籍、撷华摘艳的覃思，如切如磋、如琢如磨的交心，且行且思、且珍且惜的实践，投身生活、扎根实际的体验，吟安一字、拈断数须的磨练；他们享受着，思与思的碰撞、诗与诗的交融、传统与现代的对接、诊断性研究与方向性发展的融通，拒绝知识性傲慢，呈现平等性亲和，力行研究性对话，达致成长性提高。

在鲁院，他们阅读先人著作，聆听音色清晰的经典，追远溯源，捕捉远古的回音；披览当下文丛，沉潜涵泳，如鱼在水，探寻未知的秘境；清夜独坐，一桌、一椅、一笔、一纸、一键盘、一屏幕，一腔心绪，一幅剪影……

在鲁院，他们步入精神世界，感受读书写作的灵性之美。

美在品位。一个人抛却物欲，远离浮躁，沉下心，稳住神，坐得住，学得进，写得沉，不论是狂风暴雨、电闪雷鸣，还是烈焰炽炽、热风难耐，潜心攻读，养性修身，自是一种境界、一种修炼、一种品位。灯红酒绿，太醉；香车美女，太俗；追名逐利，太累；鸡毛蒜皮，太碎。只有读书写作，最好、最妙、最美！

美在享受。读书写作，拍案而起，击掌而坐，捧腹而笑，抚掌而哭，扞胸而问；为之歌、为之舞、为之泣、为之诉；找到自尊、自信、自强、自己；寻回真情、真意、真志、真理；使人生得其所、生活充实、生长快乐、生命美丽。书人默契，会心而悦，读书写作真好！

美在进向。书到用时方恨少，写到深处最有味。读自然，一朵花上见命运，蓬松白云有人生；读社会，红尘滚滚藏清明，关系交织蕴涵深；读人心，大海般喧腾，密根般纠结，一个针眼，穿过八级大风；读佳作，形象上入心，理论上入脑，全局上着眼，细微处体验，读出语言、读出情感，读出哲学，读出诗性。读书，可救急；写作，能救命！

于是，读书写作，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、生活追求、生命状态。

有一种力量，叫文学；

有一种美好，叫回忆；

有一种感动，叫青春；

有一种生命，在鲁院！

（作者为现鲁院常务副院长）

C 目录 Contents

火 烧	1
屁大的事儿	14
采访笔记	27
跑了	41
玉 儿	55
灵魂探测器	87
战 马	101
尘 世	139
鼠行记	152
证 词	165
身 体	181
跋	197

火 烧

应该说，鲁南地区，方圆百里，只有泗水县这个地界内的人，才把馅饼叫做火烧。顾名思义，火烧只是半截话儿，没说完。等吃到了，才知道，火烧就是火烧成的馅饼，泗水的火烧和外地的不一样，长条形，手巴掌大小，皮薄馅多，外酥里绵，鲜香味浓，轻咬一口，油水便滋滋而出。不知是这地界的人嘴拙，话少，还是因为接近孔子儒学文化的影响，千百年来，深思熟虑，惜字如金，多一字不如少一字，直接就喊了：火烧。

在泗水生活的人，或是来泗水出差办事的人，早饭大多是吃火烧，县城的学校门口，医院附近，超市周围，都有支着一个平板铁锅打火烧的摊位，这里的人说“打”火烧，仔细想想，这词用得有点狠，其实火烧是摊出来的，摊成一个面饼，拿勺子舀了肉馅抹在面饼上，然后把面饼四周拽开了，拽薄了，把面饼上的肉馅包裹起来，四周捏得严实合缝，放在平板铁锅上烙，等火烧烙得挺妥了，才放在平板铁锅下边用火烧，这火烧最讲究的就是个烧字，铁锅下边是堆着果木做成的黑炭，那黑炭上面盖着一层灰烬，看不到明火，以为要灭了，其实温度高得很，靠近铁锅就能觉出热气烘烤，这么说来，其实火烧不是烧出来的，应该是烤熟的，烤火烧的拿一个铁筋扎成的抓篦，胳膊一般长，把面饼上下翻腾几遍，等面饼涨起来，烤得斑斑点点的焦黄，烤火烧的把抓篦上的火烧甩在平板铁锅上，大着嗓门喊一句：

“趁热吃吧！”

这时候，火烧才算打完了，外焦里酥，张嘴咬一口，热气香气冒出来，勾着你的食欲忙不迭地去咬第二口。这火烧，最主要还是里面的馅子味道好，猪肉馅的，豆腐馅的，土豆馅的，韭菜掺粉条的。馅子不能绞，绞出来的馅子没嚼头，只能拿刀剁，切。剁成丁，切成丝，加上油盐，葱花，姜丝，青辣椒，大花椒，小茴香，反复调兑，凑着鼻子闻，闻出味道来，再放在盆里闷一会，等各种滋味浸入馅子里。才能准备收拾去街上出摊。

一个火烧不值钱，前几年是五毛钱一个，这两年物价上涨，面贵，肉贵，青菜贵，什么东西都跟着上涨，火烧也就卖到了一块钱，当然能看得出来，火烧涨价的幅度也是小心翼翼的，试探着的，你递给打火烧的五毛钱，他对你堆出一脸笑，陪着小心给你解释：

“涨价了，得卖一块钱啦。”

打火烧的笑是谨慎的，甚至还带着让你心生同情的卑微。就像一棵草，猛不丁地从石头缝里钻出来，左顾右盼，缩头缩脑，生怕一不小心招惹了谁，被谁踩一脚。可以理解，打火烧的千般小心给你解释涨价，还是怕得罪了顾客，因为在泗水这地界，打火烧的摊位太多了，街头巷尾，哪里都能吃得到。火烧摊位少有在店面里，大多数都是在路边，楼角下，树荫里，行人图个方便，吃两个火烧，喝一碗酸溜溜的鸡蛋汤，匆忙赶路的，着急办事的，站在火烧摊趁热吃，或者边走边吃，一顿早饭，填饱肚子就行了。很多人吃过外来的汉堡包，必胜客，陕西的肉夹馍，虽然也是馅饼，可是吃几顿，还是觉得味道不如火烧好，价格也比火烧贵很多，还是回过头来去街头吃火烧。这火烧，好像是，天生命贱，怎么也卖不上好价钱，不能登堂入室，只能在路边生灭，好在命贱的东西都耐活。打火烧虽然是个小生意，一个早上忙活完，一百八十的钱就能赚到手，常年打下来，三年五年，十年八年，有的甚至祖辈相传，因为打火烧，买了房子，买了车，小日子也算过得滋润。

泗水地处鲁中南，三面环山，说山其实不是山，看山不是山，细看还是山，就这有点意思了，左看右看，反复看，就想看出是不一样的山，看多了，看久了，真才知道其实就丘陵一样的山，连绵起伏着，大人环抱孩子一般，燕子衔泥似的，缠缠绕绕着，包围了整个泗水县，所

以泗水的路不是一马平川，没有辽阔大道，倘若真想走条平坦路，那只能朝西去，西边就是孔子的老家曲阜。曲阜朝西走，一直往西，过巨野，经兰考，到了洛阳，才算是进入了华北中原。

从曲阜西边来泗水的人，从沂蒙山区东边到泗水的人，沿着 327 这条国道，一来一去，在泗水落脚，总要自觉不自觉的，经意不经意的，吃上一个泗水的长条形火烧，这些年，方圆百里的，千里迢迢的，一路风尘来泗水的人比以前多了，老的，少的，男的，女的，他们来泗水，不是图吃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火烧，他们是来看泗水的山水，虽然山不高，水不深，但是泗水的山水还是能看得出别致，这里有号称天下第一的泉林，趵突泉，黑虎泉，淘米泉，泉多如林，乾隆七下江南，每次都在泉林都在这里陆足。很多来过的人，才知道，济南的趵突泉比不上泗水的泉林好。

日子久了，来看过的人信了，没来看过的人不信，不信就想来看看。人越来越多，人多了就显得有些闹，大大小小的，多多少少的，就闹出点动静来。这些动静闹出来，就像水里冒个泡，转眼也就消失了。

在 327 国道路旁打火烧的老张，他的职业就是打火烧。他老婆擀面皮，包馅子，他只负责把火烧放在锅下烧烤，他除了打火烧，也喜欢探听小县城里闹出的这些动静，大多时候，别人吃着火烧说这些动静，他听着就笑，他笑是因为这些动静实在可笑，是因为这些动静与他没什么关系，才觉得可以笑。

在这些动静没有闹到他头上以前，他是笑着打火烧，笑着听这些动静的。其实刚开始，闹到他头上的动静也不大，事后很多人都听说了，老张闹出的动静，也就是因为两个火烧。那就奇怪了，两个火烧两块钱，能闹出什么大动静？再细问，才知道不是钱的事，还是因为两个火烧，嗯，没错，两个火烧就闹出了大动静。

老张的火烧摊处在十字路口，早上人来人往，占据天时地利，生意格外忙，买火烧的人多，挨着靠着火烧摊，人多了就闹，一闹就要出动静，着急上班赶路的，有人把钱扔到老张身旁的纸盒子里，预定下锅里下一个出锅的火烧。一个人扔钱，别的人也跟着扔钱，扔着扔着，就有人闹起来，闹着问老张：

“我等了半个小时了，为什么不给我火烧？”

质问的声音当然不好听，老张抬起头看到是一个长头发的小伙子，长脸，竖眉，高鼻梁，嘴巴上边带着几粒青春痘。他说这句话，不吱声，只是瞪眼对着看着老张。好像是，等着老张回答，老张看着脸生，不是老吃客，被质问了这么一句，多少有点忍气吞声，低头没吱声，他完全可以快烤熟的火烧，打发给这个小伙子，偏偏老张又不是敷衍了事的人，把每个火烧都想烤出味道来。只低头说了一句：

“心急吃不了热火烧。”

老张没想到，他的这句话会闹出动静来，那些等着买火烧的人也没想到，因为老张这句话，那个小伙子会对老张闹出那么大的动静来。小伙子没吱声，老张没吱声，所有买火烧的人也没吱声。可是，谁也没想到，小伙子的手探进胯下的皮包里，探进去又伸出来，恍惚之间，小伙子的胳膊朝老张身旁的纸盒子里挥了一下。“啪”的一声闷响，纸盒子里砸进了一捆砖头一样的百元钞票。那一捆钞票砸进盒子里的时候，砸得纸盒子跳了一下，砸得纸盒子里那些零碎的纸钞和硬币也跟着跳。老张被突然砸进纸盒子里的这一捆钱给惊呆了，所有等着买火烧的人也被这一捆钱给惊呆了。

闹出动静来了。

那个小伙子的手指着老张的脸，就像一根棍子一样直直地戳着老张的脸，小伙子的嘴巴哆嗦了几下，突然迸出话也像棍子一样戳在老张耳朵里，戳在所有火烧摊旁那些人的耳朵里。

小伙子说：“我刚才给你两块钱了，现在我再给你一万块钱，我买你一万零两个火烧。”

老张抬脸看着小伙子，所有的人都扭脸看着小伙子，小伙子说完这句话，绷住嘴巴不吱声了，老张没吱声，所有的人都没吱声。不吱声是因为被小伙子的举动给惊呆了，惊呆了之后就愤怒了，愤怒之后才觉得有点恐惧。事实证明，恐惧的力量比愤怒强大，恐惧就像一把看不见的手，扼住了所有人的喉咙，让人不敢发声，连大气都不敢喘，

这个貌不惊人的小伙子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他是富二代？还是官二代？他想干什么呢？发泄？显摆？还是故意刁难老张，还是蔑视了所有

人的存在呢？一万个火烧老张要打多长时间？一万个火烧这个小伙子要吃多长时间？

这个春天的早晨，有风在刮，像一群顽皮的孩子，踢得阳光在大街上奔跑，街面上有自行车，大大小小的汽车，有背着书包去上学的儿童，好像没有谁注意老张火烧摊前发生的这一切。老张的手哆嗦着，他老婆的手也开始哆嗦着，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了，老张在一瞬间里想笑，他想对那个小伙子笑笑，他想对所有围在火烧摊钱的人笑笑，他的笑是自嘲，还是求助？可是老张的还是没笑出来，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了，老张只是抽了抽嘴角，就把头缩下去下去，缩到了铁锅下面，他的身子极力朝下缩着，像是要缩到地下去。他的身子朝一边偏了，他坐着的马扎也跟着翘起来了，噗通一声，老张歪倒了。就像猛不丁地一盆脏水泼过来，一下子就乱了，人群乱了。先是老张的老婆尖叫起来，她尖叫的同时就把手里的擀面杖给扔了。散开的人群窜过去帮老张的老婆扶起老张，有人掐老张的人中穴，有人捶老张的后背，老张的老婆只会甩着手喊：“老张，老张。”

人群乱成一窝蜂。火烧摊被踢乱了，不知道谁喊了一句：“快打120。”

很多人就忙着掏手机，也不知打通没打通，很多人都对着手机喊：“出事了，快来救人吧。”喊声七嘴八舌，喊完了，才有人想起来，于是都转着圈儿找，找谁呢，找那个闹出动静的小伙子，找那个气焰张狂死的小伙子啊，可是那个小伙子连影子也找不到了。那个小伙子，应该是从老张歪倒的时候就吓跑了。他就像水里冒出来的一个泡，就像大风刮来的一片树叶，就像不知从谁家逃出来的疯狗，眨巴眼皮的功夫就不见了。有人甩着手骂奶奶，有人跺着脚骂姥娘，好像是这个小伙子消失了，人们才发现他的可恶，才后悔早该收拾了他。大街上的车停了，正走路的人也扭头朝这边看，路人边看边朝这边跑，边跑边喊：“出事了没？”好像是自问自答，边喊边说：“是，出事了！”

人群围过来，一层贴一层，人挨人，人挤人，幸好是，救护车赶来了，呜呜的鸣笛把人群叫散了，有人帮着抬出担架来，有人抬老张，七

手八脚，把老张塞进了救护车，帮着把老张的老婆扶上救护车。刚要开走时，有人撵上救护车，把老张收钱的纸盒子塞给老张的老婆。救人需要钱，钱是最实际的事。

老张被拉进医院里，才知道脑血管破裂了，血在脑子里淌满了。他手上还带着火烧的味道，身上还有木炭的温度，老张从躺在手术台上就没再睁开眼，挂氧气，开头颅，老张被医生在手术台上折腾了多半天，推到病床上躺了两天，还是咽气了。

有时候，人死真难，瞻前顾后，左右衡量，想死都死不了，可是，有时候，人死也容易，就像老张，歪倒就死了。有人说，老张是被气死的，是被那个小伙子的一万块钱气死的，也有人说，老张是被吓死的，是被一万个火烧吓死的，他怎么会被气死呢，怎么会被吓死呢，老张的尸体在医院太近停尸房里，他老婆给医院结账时，才发现各种医治费用加起来，正好一万块钱。

他老婆问：“一万？这么巧？”

收钱人答：“就是呢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，这么巧。”

这一万块钱，就把老张气死了，就把老张吓死了，换句话说，老张因为这一万块钱，连气带吓，突发脑出血死了。所有的听说这事的人都叹息，都摇着头说，这世界到底是怎么啦？叹息完之后，也就不知道再说什么，人死了，死了就没了，人都没了还能说什么呢？但是老张的儿子不愿意，老张的儿子张小帅愤怒了，当然，张小帅愤怒是正常的，自己的老爹被人气死了，吓死了，张小帅悲伤之后，就把他的愤怒爆发了出来。

张小帅在老张死后的第二天赶回来的，张小帅原本在青岛一个船厂里打工，他本来是没打算回来的，不过年不节的，船厂里每天能挣一百多块钱，他舍不得回来。他本来是前两年和老张吵架赌气离家去青岛的，吵架的原因是，老张不想让儿子出去打工，他想张小帅子承父业，在城西头的住宅小区里开一个火烧铺，这火烧铺当然和火烧摊是不一样的，火烧铺至少是在店里的，风不着，雨不着，吃客也能坐着吃火烧，无论怎么说，把火烧摊变成火烧店，这是老张打火烧挣钱的终极梦想，但是张小帅不愿意，年纪轻轻的，血气方刚，他才不稀罕挣这仨瓜两

枣，张小帅瞧不起大半辈子蹲在街头打火烧的爹，他觉得蹲一辈子也不能站起来，也没机会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

儿子说“我要出去闯一闯。”

爹说：“闯也是瞎闯。”

儿子说：“反正是死是活，屌朝上。”

老张说：“操你娘。”

张小帅说：“男人活着，不闯就是个缩头鳖。”

张小帅抬腿踢翻了一个板凳，背起布包就走了。

这一走就是两年，张小帅在船厂里累个驴死，还是咬着牙不回来。可是这次他必须要回来了，给他打电话的亲戚，没敢张小帅说你爹死了，只是吞吐吐地说，你爹不行了。这不行还有什么说法呢，在泗水方言里，说人不行了，其实就是去世了。张小帅懂得这句话的意思，心呼啦一下就疼了，他奇怪怎么就心疼了呢，他被女友踹的时候没心疼，被人骗去两千块钱的时候没心疼，怎么现在就心疼得喘不过气。张小帅哭丧着脸朝回赶，下午赶到医院里，从病房里赶到停尸间里，张小帅就犯傻了，老爹果真不行了。老张躺在水泥台上，穿着那种华丽富贵的绸缎衣服，带着花里胡哨的瓜皮帽子，脚蹬黑面白底的高筒靴子，他闭着眼，不看张小帅，没错，老爹用沉默的样子来对付他这个两年没见的儿子。张小帅喊了一声爹，是的，张小帅当时只会傻乎乎的喊爹，他趴老爹身上嗷嗷地哭了一阵子，等别人拍着他的肩膀，劝他节哀时，张小帅拨开了那个人的胳膊，站起身就对那个人愤怒了。张小帅愤怒地双手握成拳头，他对着在场的人骂了一句：“尼玛！”

停了停，他又骂了一句：“尼玛，我要杀了他。”

张小帅果真开始找杀父的仇人，他要杀那个用一万块钱气死他爹的小伙子，他要杀了那个用一万块钱吓死他爹的兔崽子。处理完老爹的后事，张小帅先去了派出所，民警听完他的控诉，拿不准这应该是刑事案件，还是民事纠纷，能拿准的是人死了，追查责任是民警的事，可是派出所的积压案件太多了，只能等。

张小帅没吱声，从派出所出来，就去了老张火烧的摊的路口，他要

寻找目击者。这个倒是不难的事，很多人都说记得那个小伙子的模样，说了半天，还能说出什么来呢，都后悔当时怎么就没用手机拍照，真是的，真就没人想起来拍照呢。张小帅在路口打听了三天，终于打听了一个确切的线索，好像是，老张倒在地上的时候，人乱了，那个小伙子也乱了，他趁着人乱跑到大街对面的一辆车上，一溜烟开走了。有人说那车是红色的，又有人说那车红色的宝马，再有人说红色的宝马车里还坐着一个娇小美女。宝马车一路绿灯，刮风一样朝西跑。泗水县小城里，还没几辆宝马呢，开宝马的都算得上人物，泗水本地人不敢这么跋扈。这么分析下来，宝马是从西边来的，它从哪里来，又回哪里去了。西边是哪里呢，西边近的是曲阜，远的是济宁，开封，是唐僧取经的西天。这路程，说远不算远，说近也不近，可是远和近又怎么办呢，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，这是毕生要做的事。张小帅打电话给青岛造船厂请假，又去二手车市场上买了一辆半新的摩托车，他要骑车去找那个刽子手，他想好了，风餐露宿没什么，披星戴月又如何。张小帅准备好了。临走前一天晚上，几个一起玩大的发小给他，在泗河路上的一家小餐馆里壮行，白酒，啤酒，一股脑提上桌子，张小帅喝多了，他说他想哭，发小们就劝他，男人有泪不轻弹，不能哭。就有人给他出主意，可以在网上发帖找凶手，网络舆论影响大，见多识广的人也多。这话提醒了张小帅，没心思在吃饭，醉醺醺地回家，打开电脑在网上发帖子，题目是：跪求，寻找杀父仇人！张小帅平时上网不发帖，只是打游戏，看新闻，聊QQ。在电脑前折腾了大半夜，好歹写清楚了那个小伙子用一万块钱买一万个火烧这件事。他在当地和附近各个城市的网站论坛里，在百度贴吧里，在他熟知的QQ群里，微博里，在他的手机微信里，都发布了这个帖子，他发完这个帖子倒头就睡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张小帅渴醒了，发现天已大亮。头晕脑昏地爬起来，喝了一大杯水，穿好衣服洗刷以后，给娘告别，说要去西边找杀父仇人。娘说，早回来，找着找不着，都得早回来。张小帅没吱声，跨上摩托车，豹子一样窜出去，呜呜地奔到大街上，撒欢一样，径直朝城西的大街窜。这一阵就跑出几十里地，觉得下身被尿憋，涨得慌，找了路边的一片小树林，钻进去撒尿。正要解腰带时，听得衣兜里的手机响了，

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张小帅接通了。对方是个声音沙哑的男生，喂喂两声，问是找杀父仇人的张小帅吗？张小帅说，你是谁？对方说，你别问我是谁，我昨天晚上在网上看你发的帖子啦，你找不到那个开宝马的人，张小帅侧着耳朵听对方这么说，一下子就觉得头发蒙，大声对着手机喊，你是谁？对方那边像是打了一个饱嗝，又像是缓了一口气，反正是停顿了一下，又对张小帅说，你找不到了，开宝马的人已经和他的宝马一起掉泗河里淹死啦。

张小帅听清了这话，就觉得嘴巴里像是忽然灌进一阵凉风，噎得他不知道说什么，愣怔一下，张小帅还是问，你是谁？你告诉我你是谁。对方没再吭声，却把手机扣掉了。张小帅对着嘟嘟的手机发了一会儿呆，又拨回对方的手机号，却再也打不通，对方的手机关机了。张小帅对着手机骂一句，尼玛！气愤愤地把手机塞进衣兜里，想掏出下身撒尿，却发现尿意全无。他捏着下身的小东西，低头发，仰头对着蓝天和白云呆一会，才手脚无措地塞进下身，垂头丧气地系腰带，却怎么也系不上，手哆嗦，手指头哆嗦，哆嗦得找不到腰带的扣眼，这样的哆嗦电流一样上下窜动着，双腿也跟着哆嗦起来，整个身子也跟着哆嗦，哆嗦得连迈腿走路的劲儿都没了。张小帅提着裤子蹲在路沿石上，抬头朝西边的大路看，一直看过去，看到看不清的地方，张小帅居然觉得没意义了，他连起身的劲头都没了，更别说骑摩托车了。怎么就没意义了呢？张小帅不知道，这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，怎么就让他觉得此行寻找仇人的事没意义了。好像是，这个莫名的电话，就像一把坠子，把他本来鼓胀胀的雄心壮志给撞破了，把他的摩托车轮胎给扎透气了。没错，张小帅不想再骑上摩托车朝西走了。他蹲在路沿石上，蹲得腿脚麻木了，又一屁股坐下去，伸腿对着路上来往的汽车发了一阵子呆，他想哭，想哭一场，哭什么呢，张小帅不知道，可他就想哭一场。想哭就哭吧，可是又哭不出来，只能张着嘴巴干呕，呕一阵，越来越觉得心里难受，抓耳挠心的，恨不得打自己的嘴巴，果然就打了，左一巴掌，右一巴掌，啪啪地打自己，不觉得疼，反而觉得畅快，就像热伏天里劈头一场雨，大冬天里钻进火炉里，舒服，畅快，张小帅打得手腕发软，还是哭不出来，却骂出声来了。骂开宝马的刽子手，骂刚才匿名电话的那个男人，

骂自己，骂自己的祖宗八辈，该骂的，想骂的，骂遍了，心里才亮堂了些，长出一口气，活动手脚，有了支配的力气，试着爬起来，强迫自己骑上摩托车，轰隆一声，张小帅掌握着摩托车，在大路上转了一个圈，调头朝城里的方向返回来了。

张小帅骑着摩托车，一路骑回泗水城里，骑到二手车市场里，把摩托车转卖给他买摩托车的二手车主，八百块钱买，五百块钱卖，张小帅心甘情愿，揣着五百块钱回家，看见娘，低头钻进屋里，娘跟过来问，这么快？张小帅没吱声，娘又说，没找到吧？张小帅倒头趴在床上，娘给他盖上被子，又问，摩托车呢？张小帅闷声说，卖了，不找了。张小帅翻了一个身，拉起被子盖上脸，听得娘说，我知道你也找不到，别人都说气死你爹的那个宝马车淹死了。张小帅翻身起来，瞪着眼问娘，你听谁说的？娘叹了口气说，别人都这么说，开宝马车的人掉泗河里淹死了。张小帅怔了怔，说一句，我靠！翻身起床，对着窗外呆了一会儿，才对娘说，我也听说了，那个王八蛋淹死了。

这事真是蹊跷，一个大活人，一个价值上百万的宝马车，怎么就掉泗河里淹死了呢？这泗河蜿蜒几百里，穿过数不清的桥，开宝马车的人能翻过那座桥淹死呢？

那天下午，张小帅走着到了城北的泗河大桥，大桥宽阔，车辆川流不息，桥两边有卖鲜鱼的，有卖糖葫芦的，有卖野菜的，有三三两两的谈情说爱的男女。这一切看起来安静祥和，根本看不出有过淹死人的事发生过。张小帅没敢问在桥上走动的人，只是来回绕着桥梁走了几圈，桥梁坚固完好，没有被撞过的痕迹，至少是，看不出刚被撞过的破坏迹象。太阳明晃晃的，风一样扑打着他的脸，刺得人眼疼。张小帅趴在桥梁上，对着大桥下边清澈的水面发呆。这绝对是一个谎言，是一个有预谋的有组织的谎言，这个谎言的目的就是想阻止火烧事件进一步追究。可是现在，这个谎言出现了，张小帅怎能验证这个谎言呢？他怎么能破解这个根本不可能成立的谎言呢？所有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个谎言，可是所有的人都在传播这个存在的谎言，所有的人都在传播这个谎言，使传播谎言和接受谎言的人相信，这个谎言是真实的，让所有的人都相信，

开宝马车的人的确是淹死在泗河里了。谎言的目的就是让人放弃真相，谎言就是让人屈服，让人妥协，让人自欺欺人又心安理得的相信谎言的真实性，那就是，气死张小帅他爹的人，开着宝马车淹死在泗河里了。人死了，人死两清账，人死如灯灭，灭了，没了，什么事都没了。是的，爹被气死了，没了。开宝马车的人淹死了，没了。了是什么意思呢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，不了了之了。

张小帅趴在桥梁上待了很长时间，站得腰酸腿疼，他活动了一下筋骨，沿着大桥南边的一段路走下去，大桥河岸不远处是一大片刚开发的风景区，有着古色古香的亭廊走榭，奇石花木，喷泉画廊，穿过一段弯曲的鹅卵石路，登上雕刻龙凤的木制走廊，就到了一片宽阔的广场上，这是这一片风景区的核心地段，广场上竖立着大理石雕刻的文字和画面，是对泗河流域的起源和介绍，穿插着泗河流域古今当代一些名流学士的名言和生平事迹的展示。这个下午，广场上游客稀少，张小帅在孔子讲学的铜塑场景，正准备去看远处那片特意蓄成一片水湾的游船时，闻到了一股焦糊的香气，他转身看到在路旁一株银杏树下，出现了一个火烧摊。一个年龄像他父亲差不多大的男人坐在火烧摊旁的炉子旁，正眯眼对着远处水面发呆。张小帅透过掩盖着火炉的锅盖上，看见他的火炉上的平底锅里，擻着一层打好的火烧。三三两两的游客从火烧摊旁经过，没有人正眼看一眼这个冷清的火烧摊。

张小帅忽然觉得饿了，他看到面前的这个火烧摊，一下子就觉得肚子里空了。他已经好几年没吃火烧了，爹活着的时候，打得火烧他很少吃，他宁愿花钱去吃馒头，烧饼，水饺，蒸包，也不愿意吃火烧。可是，现在，张小帅忽然觉得自己特别想吃上一个火烧。他停下脚步，扭头看着平底锅里的火烧，是肉的香气，夹杂着葱花茴香的味道，抓耳挠心的，不依不饶地钻进他的鼻子里，让他的肚子咕咕叫起来了。他下意识地摸摸衣兜，摸一下，再摸，才确定衣兜里居然没带一分钱，是的，张小帅神思恍惚，一分钱都没带就出门了。张小帅挪挪脚步想离开火烧摊，他挪了一下，却又身不由己地转回身来，弯腰蹲在火烧摊旁。火烧摊旁的男人转头看他，指着平底锅里的火烧说，一块钱一个，吃个吧。

男人的神情和语气，真像活着的爹在卖火烧，像极了，正是这种神